

呂東萊尺牘

呂東萊尺牘

顧軾庭署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呂東萊尺牘目錄

卷上

與汪端明 聖錫十三首

與曾大卿 原伯

與艇齋曾先生 表父

與張荊州 敬夫

與朱侍講 元晦六十二首

卷下

與周丞相 子充二十首

與鞏大監 米若

與劉衡州 子澄三首

與潘侍郎 叔玠五首

答方教授 麗州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五日

與魏寺丞 國佐

與王侍講 齊賢二首

與張知縣 商卿二首

與陳同甫 二十三首

答項平甫

答周允升

答潘叔度 二十三首

答潘叔昌

與喬德瞻

與刑邦用

與學者及諸弟

與陳正己

謝陳丞相 三首

與虞丞相 三首

與梁參政

與王樞使二首

與趙丞相

呂東萊尺牘卷上

與汪端明聖錫 癸未七月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維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為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尚不聞大有設施可為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既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為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遠遯誨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賜書曲賜開諭幸甚

又乙酉正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中冬復過浙西絮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警效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鄰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眾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為吾道賀今茲游膺召命聞既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

又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文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感甚感。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鋟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倘蒙付示。幸甚。

又丁亥九月十四日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累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快。願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觀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眾正之福也。

又癸巳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真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為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

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之整頓也。

又癸巳

莫居侵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緇閱時。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攷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又

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為詳備。今即令輟工。端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尚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為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為厚幸。顧不敢請耳。

又甲午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却得專意為學。遽去函丈之久。惓惓馳鄉。形於夢寐。免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屢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

欲為迎待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蒼霄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覲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

又甲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緇閱否。默坐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眄。達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撙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當為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經檢付來人。舍人文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

又甲午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詞。復恐其不察。以為有所徵求。尚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伊川言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靖論春秋帖。舊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

又甲午六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啟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

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即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為望。

又甲午七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聲教雖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間白可再叩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高文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發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當深攷。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為斷也。

又甲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固為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告試為斟酌。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為慰。

與曾大卿 原伯

往見三八舅。言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修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為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義父

某區區之迹。自罹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歲偶復有冊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啟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濶。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為道義護重。

與張荊州敬夫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顛蒙鄙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為日久矣。迺者免於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聲教。以躋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與朱侍講元晦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鋟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子澄之言云爾今於賓之文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又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昧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末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為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為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

中有力迺為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王之意。恐不必特揭其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為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灑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又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迺行。而張文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鑄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為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尚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為樣。輟回擒縱低昂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

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謾謹厚士人釐正。啞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倥偬。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從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顏愔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又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開喻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尚欲咨請處。但以吳誨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輪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誨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又

月初吳誨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即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

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為悵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疎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聞婺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喻但改正誤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榷也。

又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泝江南不矣。某既畢亡婦祔事。即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僕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為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迺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滓未

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文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遊從者為誰。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論。

又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象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又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屢下。詎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尚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魂然索居。殊以為懼。第當時以書尺中請益耳。

又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文。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沂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聲效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

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又

某龜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為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皆人為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決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為何如。知言疑義。亦竢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又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為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